

平面媒體的生存之道

——陸灝、楊澤對談

記錄及整理：宋宇婷、楊靄尉

- 陸 灝
- 楊 澤

陸灝，上海散文家、《萬象》雜誌編輯及《文匯報》資深編輯。楊澤，台灣詩人、《中國時報》副主編及《人間》副刊主編。4月24日下午，兩位抽出寶貴時間接受我們的專訪。在這場意在激發兩大名編對談火花的採訪中，兩位暢談了自己對出版界的發展現況的看法。

現代化的科技進程使網絡在當代社會的作用突飛猛進。網絡媒體盛行的今天，平面媒體的危機顯而易見。年輕人熱衷於網絡而忽視讀書的現象越來越普遍，筆者自己也難以擺脫這種趨勢。對於文化界的諸多憂慮，兩位編輯給了我們一個相對樂觀的回答。

● 平面媒體，包括報紙、雜誌、書籍，它們在發展趨勢上要區別對待。報紙的新聞報道功能可能會被網絡所取代，因為網絡具即時性，一件事發生後，要待到第二天才能在報紙上看到。雜誌呢，有一些新聞類的，有一些文藝類的。新聞類的週刊，對於報紙的優勢就在於它的報道雖然延後，但是可以重拳出擊。網絡報道雖然即時性強，但是內容寫得都比較簡單，而週刊的新聞專題可以做得很深入，寫很多內容出來。這樣來看我覺得週刊的生命

力可能要比報紙強一點。相對而言，網絡對書籍的衝擊力反而會更小一些。書籍也分成幾種，一種是快餐式的書，這種書受網絡的衝擊應該會比較大，相反那些比較厚重的學術文學名著，所受的衝擊不會太大。很多文學作品在網絡上出名之後又轉過來出平面媒體的書，而且賣得非常好。所以目前還看不出太大的影響。

■ 我覺得陸灝說得很對，報紙會比較受網絡影響。我就先講台北。從過去的一二十年開始，很多人慢慢地熟悉了網絡，現在年輕人基本上不買報紙，看到的好東西也是從網絡來的。報紙有一種「朝生暮死」的感覺，是說買了報紙的人不會保存它，以前有人做剪報，但現在沒有人會做這件事，而且紙張漲價也影響了報業。在兩岸三地當中，台灣這十年來報紙的傳統可以說是特別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有副刊的傳統。但是副刊傳統現在也受到傳播形式的威脅，大家的生活速度非常快，再加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侵蝕，原有的文化價值受到鬆動。但它也不會馬上就消失，要看當代和原有的價值觀，哪一個擁有的文化資源更為豐厚。我們的副刊現在做得還好，但是我們仍然需要跟更年輕的讀者交流。他們可能不會買報紙，但是他們通過一些網絡的交流還是在看副刊。所以有時你覺得周遭沒有人在看報紙，事實上沒有那麼糟糕。報紙確實也可能會有一些老化的東西出現，一些作家在新的傳播形式下，逐漸形成了比較快速的、主流的、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跟老作家就會有隔離。我編的《人間》副刊，最被年輕人詬病的，就是它都是老作家、大作家在寫。於是我們也在一些比較快速的形式上做文章，像簡訊，大陸叫短信，我們有辦這個文學獎，用簡訊寫情書和家書，已經舉辦十屆了。另外，年輕人比較喜歡視覺的東西，所以我們有一個圖文創作的獎，今年是第五屆。這樣一種危機感，促使我們更注重跟年輕人的來往。我想陸灝好像沒有太大這方面的顧慮……

● 大陸人多嘛，總會有一些還喜歡老派風格的，不一定每份雜

誌報紙都是去迎合年輕人。我想補充一點，就是現在的網絡閱讀，很多內容都是平面媒體供應，並不都是網上原創。網絡閱讀，其實讀的也是書或報紙。台灣跟大陸不太一樣，比如說上海很多報紙只有本地有，外地不發行，在網上讀這些報紙的人就會非常多。假如到了網絡媒體把平面媒體全部打敗的那一天，網絡媒體的內容從何而來？畢竟現在網絡自己能夠提供的內容還並不多，很多轉載自其他出處。確實有些年輕人從事網絡文學創作，但一旦成名之後馬上也開始出書，然後也不會再免費提供在線閱讀了，想讀還是要買它的版權。其實我覺得沒有那麼悲觀，當年電視剛剛出來的時候說報紙要完了，事實證明這麼多年報紙也沒有消失。而且現在儘管大家全都習慣電腦輸入了，我們的書法為甚麼還存在？書本身作為一件物品，存在著一種藝術性，還是會有很多人喜歡這種形式。而且它的形式甚至可能會超過它的內容，類似於現在有了CD，很多人還是喜歡聽黑膠唱片，說它的音質比CD好。我覺得那不可能，肯定現在的錄音技術要好得多了，像這個黑膠唱片的存在也是一種形式。

■ 我來補充一下。兩岸三地有不同的歷史進程，現在也慢慢有一些共同的議程出現。台灣這些年越來越靠近香港，有很多更快速更通俗的文化形式出現。關於香港，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文化領域上的抱怨；在台灣，很嚴重的一點是，我們能感受到，在每一個領域幾乎都沒有小眾，只有個體。假如在中國大陸的話，年輕詩人只要寫給一群喜歡《紅樓夢》的讀者就好了……

● 關於這種情況，我覺得網絡對它有好處，因為它可以把全世界愛好詩的個體都聚集起來，這在以前是不可能實現的。現在即使你開一個網站，召集喜歡吃糖醋排骨的人，也許都會有成千上萬人加入。假如你寫一首詩，你本來不知道會有多少人喜歡，但是你在網上開一個楊澤詩歌小組，說不定就會有幾百個人加進來，這幾百個人就都很喜歡你的詩。

■ 那當然（笑）。這其實就像一種同鄉會，是小圈子的活動。我們會感覺到小圈子的話題很零碎化，這些話題你都要很努力地去營造。陸灝剛才講到書法，我覺得現在兩岸三地都一方面要追求西方的先進科技，一方面也追求自己的古典傳統。我們在通過新的形式來交流古老的東西。我們和台積電合辦一個書法篆刻的比賽，參賽者從高中生到社會人士都有。以前沒有副刊做這種活動。我們還在辦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希望寫小說的人能看到，以後的市場尤其是中國大陸的電影市場會非常大。因為中國大陸的因素，整個華文世界的文學資本很雄厚。現在有世博，大家最關心上海的文化角色會不會再回來。

在網絡媒體盛行的今天，相比網絡編輯，平面媒體編輯的工作同樣存在著特殊性。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平面媒體編輯也要使出渾身解數以求生存。兩位名編都有自己的心得體會。

● 這兩者好像沒有「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的感覺。剛剛楊澤先生也說了，大陸的文化基礎比較雄厚。我現在編的上海書評，其實是很小眾的，有意迴避那些最暢銷的大眾讀物，而是選擇一些學術性的文化讀物，這樣也在我們的讀者群當中反應很好。我們編的雜誌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口味，但很多白領階層的年輕人都喜歡讀。我編報紙一直沒有刻意迎合市場，因為大陸的報紙雖然有市場，但這不是最主要的。比如我任職的《文匯報》，幾乎每年虧錢，但因為它宣傳的是黨的政策，就算貼錢也要辦。如果是都市類的報紙，主要面向市場，但還是不能出政治錯誤。所以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我編的報紙只要有人看，就不管盈利如何，不像台灣香港的報紙對市場很敏感。

■ 大陸有這樣的小眾問題。大陸在做很多圖文書，出版社也專門在網絡上做很多介面，上這些介面要付費，不然出版的人賺不到錢。所以現在平面媒體的文字編輯也好，美術編輯也好，他

們不僅要會做圖文書還要會做網絡介面，用介面來吸引讀者去讀他們的書，這個狀況被台灣出版界稱作「打不死的蟑螂」。現在我們的年輕編輯，可能對副刊就沒有很大興趣，因為沒甚麼挑戰性，都是一群老頭子在寫東西。他們可能更願意去做一些圖像、設計的工作。

除了編輯的身份以外，陸灝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錢鍾書前輩曾經這樣評價他：「具有如此文才，卻不自己寫作，而為人作嫁衣，只忙於編輯，索稿校稿，大似美婦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當接生婆。」楊澤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詩人，出版的三本詩集均在台灣詩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作者與編輯的雙重身份是否存在某種程度上的衝突，還是相得益彰？為甚麼要從作者轉變為編輯？兩位詳細地解答我們的疑惑。

編輯的能耐

● 美國有一位散文家叫E.B.懷特，他做編輯的同時也寫散文，太太也是一位編輯，但是不寫散文。他太太曾經說過，我已經看過那麼多好的文章了，就沒有必要自己再寫。但是懷特又說了一個故事，他看到一個人的作品，這部作品給他最大的鼓勵就是：寫成這樣也能出書，那其他人都是可以出書了。我的寫作慾望不是很強烈，因為看到我請的那些作者寫的都很好。但我有時候也寫一點，就是覺得像我寫的這種水平也可以登出來，那麼大家都可以去寫作投稿。

■ 陸灝講得很好，他講的這種編輯的狀況應該很普遍。一個作者，原來從事寫作的時候，沒有做過編輯，沒有看過很多別人寫的東西，很難知道他的作品處於甚麼位置。可是坐上編輯台之後，有點像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就寫不出來了。我今天講，寫詩的人名利之心會很淡，可以寫也可以不寫，寫出來則是不吐不快。

● 是一種衝動。

■ 我到目前只出過三本詩集，出版社經常問我要不要幫我做點甚麼，我還是對自己有一點情緒，當然相當懶惰也是真的。

● 有懶惰的理由，不寫作品但也有在工作。

後記：半個小時的時間，儘管不足以讓兩位編輯談得更加深入，但此次的精彩對談還是為我們開啟了觀察當代編輯出版業的一扇窗子，讓我們對出版業的發展前景有了一個客觀的了解。兩位在談話中經常提到年輕讀者，足見他們作為文學編輯對於年輕人的重視。文學的未來是靠年輕人的，我們一定要擔負起這個責任。